



如何拥有 属于自己的 动物园

[英] 琼·莫莎德 著
June Mottershead

尤丹婷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如何拥有 属于自己的 动物园

[英] 琼·莫沙德 著
June Motterhead

尤丹婷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何拥有属于自己的动物园/(英)琼·莫莎德(June Mottershead)
著;尤丹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9

ISBN 978-7-100-16693-5

I. ①如… II. ①琼… ②尤…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0519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如何拥有属于自己的动物园

〔英〕琼·莫莎德 著

尤丹婷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693-5

2019年1月第1版

开本 889 × 1194 1/32

201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frac{1}{4}$ 插页 1

定价: 48.00 元

你喜欢动物园么？有不少朋友不喜欢，甚至有一些人宣称，动物园应该关掉，放动物们自由。

作为一个动物园爱好者，我其实很理解这些“动物园黑”的想法。确实，我们身边有太多糟糕的动物园了。有的动物园 10 年内能出 5 次死人的恶性事故；有的动物园里动物园病恹恹；有的动物园中有人抽着鞭子逼动物表演……不好的动物园问题有很多，看到的动物园都不好，怎么可能会喜欢呢？

但如果你去过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去过瑞士苏黎世动物园，或者离我们更近的新加坡动物园、日本上野动物园，会发现它们不太一样：园中的动物生活在较为

自然的环境，看得到它们眼中的尊严。动物园赋予动物的尊严，也会让参观的游客感到尊重。这些动物园是现代动物园的代表。

动物园诞生了数百年，无论如何发展，都要面对剥夺动物自由的原罪。但这么多年过去了，现代动物园的愿景渐渐清晰，浮现出3大目标：科学研究、珍稀物种保护和自然教育。一个好的动物园，是研究动物尤其是动物行为的基地，是拯救野生动物的救护中心和繁育中心，更是让公民热爱自然、了解自然、发愿保护自然的地方。实现这样的目标，动物园才能面对自身的原罪。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要让动物生活得更自在，更像是在自然中生活。所以，动物园的发展方向，肯定是摒弃光秃秃的小铁笼子，尽量给动物还原原生环境的大场馆。在现代动物园行业里，有一篇叫作《如何展示一只牛蛙》的文章，被当作行业圣经，指引着许多动物园从传统动物园转变为现代动物园。它讲述的就是围绕着一只牛蛙的展示，还原它原生的沼泽地，引入伴生动物，并以此为核心铺排自然教育，最终组建一整座动物园。这篇文章发表于1968年，作者是纽约动物学会的老会长威廉·G. 康维。50年过去了，它依旧不过时，依旧指引着现代动物园的发展。

而在此之前，如何才能建成一座优秀的动物园，许多动物园也有自身的探索。本书讲述的英国切斯特动物园的故事就是一例。这座动物园一开始是由一个不富有的家族创办，靠着一家人的一股劲儿，执拗地走上了正轨。如今，切斯特动物园依旧是全英国最受欢迎的动物园之一。

这是一个好故事，它能帮助中国的动物园向前进。过去几

十年，中国动物园行业长期落后于世界，没有赶上现代动物园的进步大潮。但在最近 5~10 年，整个行业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许多老园翻修一新，生机勃勃，让人心生希望。本书所讲的故事，会激励动物园行业和动物园爱好者，推动他们前进，也会让所有人知道一座好的动物园可以如何建立，理解动物园。

这种推动不是书中的技术细节，因为不少已经落伍了。比如说，书中的园长希望建一个熊岛，这个展区视野开放，游客可以围绕它好好观察。但这种对开阔视野的追求，会让动物觉得没有安全感，现代动物园会讲究视野的合理遮挡，让动物不会感觉到被一览无余。但我们也能看到一些至今不落伍的设计，比方说他们会在温室中放养爬行动物，这样利用温室混养动物的方法至今依旧新潮。

激励大家的会是这个家族的爱。切斯特动物园的建立经历了席卷全世界的大萧条，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就在这两个可怕的时间段当中，建园家族也咬紧牙关，尽可能地拯救每一只动物，提升它们的生活福利，想方设法地让动物过得更自在；而在齐心协力照顾这些动物朋友的过程中，动物与人相互影响，相互为对方带来爱与安全感，也是这本书想要展示给读者的一条有关如何获得幸福的秘籍。如果一个动物园有这样的恒久追求，自然会想办法学会最新的技术，自然会变好。

技术可能过时，但对动物、对自然的爱，永远不会变。

花 蚀

2018 年 9 月

2010 年的一个深夜，我接到一个自称亚当·肯普的年轻人打来的电话。我想不起来他是谁，不过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这并不奇怪。他说他在威勒尔长大，小时候常常去切斯特动物园郊游，可长大后就再也没回去过了。某个周末他回家看望父母时故地重游，在原本是水族馆的位置仔细读了那些旧海报上关于这个动物园的历史：关于我父亲最初如何开始建立它，关于我们——祖父母、爸爸、妈妈、姐姐穆丽尔和我——如何到这里生活，以及为什么这一切像是从来没有发生过。

“事实上，”他说，“我是个电视制片人，关于这个动物园和您的家

族故事将成为很好的剧本素材。我想，是否能与您见面聊聊呢？”

我的丈夫弗雷德，这个与我共度了六十三年快乐时光的人，说：“为什么不呢？”

“记得，没那么快呢。”我的这位年轻客人与我们告别时叮嘱道。那天我们可能聊了好几个小时吧。“可能还需要等上几个月才能确定是否开拍。电视台就是这个样子。”他并没有夸张，三年多后那部电视剧才正式开拍。

我丈夫总是这么不经意地回答“为什么不呢”。他总是向往着下一个转角、下一段奇遇。亚当·肯普来访的一周后，我们去了印度尼西亚，与在雅加达当老师的大女儿一起过圣诞节。中途我们从龙目出海去了吉利岛，弗雷德和乔一起浮潜、玩耍的时候，转头发现身边有只玳瑁正和他一起游泳。一个八十多岁的人还能下水浮潜，这已经挺不错的了。我们一直热衷旅行，不过相比花钱住高级酒店或参加旅行团，我们宁愿当背包客。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去东南亚，但应该会是最后一次了。这年6月弗雷德被确诊为食道癌，只剩下六个月的寿命。

我曾想叫停这个电视剧拍摄计划，不过他不肯。“你怎么知道呢，”他说，“说不定会很好玩的。”我并不想仔细描述他最后几个月过得有多艰难，我想说的是，他用他一贯的坚忍和幽默来面对了一切。孩子们也做得很好，我们一起度过了最后一个快乐的圣诞节。他在2012年1月去世了。

出乎所有人意料，尤其是我，拍摄计划仍旧在推进。像过去一样，弗雷德这次也说对了。拍片子的经历着实有趣，像是一段奇遇。拍摄的过程让我经历了人生最快乐的几个星期，我像是成了一个新家庭的一员，它也为我打开了通向新世界的大门。

当然，电视剧和真实生活还是有所不同的。这并不完全是穿越旅行。首先，电视剧并不是在奥科菲尔德拍的。虽然我们原来的宅子和建筑这么多年间并没有改变多少，拍摄团队的进驻还是会打乱动物园的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你不能从外面带动物进来。至于阿普顿，当我们 1931 年搬进来的时候，这儿差不多只有十几间别墅沿路排开，还有一间小店、一个邮局和一个小小的学校，它们的后面都是大片大片的空地。拍摄时取景的屋子是剧组在沃灵顿附近找到的一个大宅，它有着和奥科菲尔德里那栋相似的红砖墙面。剧组给那栋房子铺上假的常春藤。嗨，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至于我的角色嘛，最近有人问我看到年轻的女演员演自己会不会觉得奇怪。我倒不觉得。他们剧本中的小琼比我当时的真实年龄大。1931 年的时候我才四岁。我一刻也没有觉得是在看自己的分身（她可比我漂亮多了）。还有就是动物的问题。在大概六年的时间里，我最好的朋友是只叫作玛丽的黑猩猩，不过因为黑猩猩不能直接参加演出，所以剧中玛丽没有出场。

“他们怎么敢这么干？”当我的朋友南希知道了以后说，

“就讲讲真实的故事怎么了？！为什么他们非要改掉它？”从孩提时代起，南希和我就是朋友。她家在阿普顿的另一边有个庄园。她也是少数几个我愿意带回家的好朋友。我对她说，这件事我并不是这么看的。“因为这不是纪录片呀，这是个电视剧。”我按照剧组告诉我的说法回应她。确实如此，如果全按真实的情况来演，剧组可能就会过于庞大了。因为其中有太多故事线，而且跨越了太长的时间。在现实中，我母亲那会儿和她的三个兄弟一起生活，所以其实我有三个阿特金森叔叔，不过在电视剧里他们只给我“留下”了其中一个。这就是所谓“艺术改编”嘛，我倒觉得这没问题。即使剧情有些不同，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有时却会忽然一个激灵，觉得“啊，以前就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整个故事的核心——关于我父母如何咬紧牙关坚持下来建立起动物园的故事——依然原汁原味地保留在改编后的剧集之中。

电视剧《我们的动物园》（*Our Zoo*）^①在字幕中写道，“这部剧受到了乔治·莫莎德的故事的启发”。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能从一栋空空如也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开始，一点一点地使它变成一处绅士公馆，又化为“一战”时期比利时官员的住所。再后来，还成就了全世界最好的动物园之一。关于这一点我深深地懂得，其他动物园主管也都懂，而现在，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也能感受到了。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期待，

① 该剧及幕后花絮自2014年8月起在BBC1播放。——编者注

期待我的父母能得到他们应有的认可。

另一方面，南希也说对了一件事。虽然莫莎德家族和切斯特动物园的故事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的浪漫元素（我和弗雷德的故事算是最浪漫的部分了吧），但现实中的情节是同样的跌宕起伏，同样值得一直流传下去。

琼·莫莎德

切斯特附近的阿普顿，2014年9月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八章	191
第二章	023	第九章	217
第三章	051	第十章	235
第四章	079	第十一章	261
第五章	109	第十二章	291
第六章	143	致谢	318
第七章	169	图片来源	320



第一章

我能记得的最早的事，是我们随着搬家货车到达奥科菲尔德庄园的那一晚。那天是1930年12月7日，有我、母亲、姐姐、一只卷毛猴、两只山羊和两只牡丹鹦鹉。那年我四岁，姐姐穆丽尔十四岁。当时我父亲并没有和我们在一起，因为他去德比郡抓熊了。只要能抓到熊，他就能用极低的价格把它买回来。这只熊便是切斯特动物园最初的“藏品”了。

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通往主楼的小门。这庄园太久没人住了，以至于花园里的植物——紫杉、冬青、杜鹃花——过于繁盛，小路两旁的树木从篱笆间肆意伸展开来，遮盖了整条路。我

们走的那条路是条窄窄的乡间小道，一路没有其他屋子，也没有路牌。伸手不见五指，天气还非常冷，我们看不见前方的任何东西，只是顺着路驶到屋子门口。

开车的穆丽尔和母亲从车上卸下家具，堆到一个大厅里。那个厅比我们的老房子中任何一间还要大。母亲点上了蜡烛照明。她和穆穆对付那些动物的时候，我和那对牡丹鹦鹉就在大厅里等着。那天真冷啊，呼吸都会冒出白烟。屋里空空如也，只有地板和瓷砖，没有地毯，没有窗帘，响着空旷的回声。因为我们得找地方睡觉，姐姐和母亲把父母的双人床架搬上了楼——还好那个巨大的门厅有宽阔的楼梯，她们好不容易把床架搬上楼之后，我母亲打开了她见到的第一扇门，于是这就成了她一辈子的卧室。我累得没法帮忙，只是蜷坐在角落里，母亲和穆丽尔下楼把那个大大的羽绒床垫从车里拽上楼，接着是其他寝具和羽绒被。

第一晚实在太冷了，母亲、穆丽尔和我衣服都没有脱就一起躲进了被子里。长大后还能记得小时候的事情有时候是很奇怪的：当时我想上厕所，可我们根本不知道厕所在哪儿，于是母亲下楼拿来了我的痰盂。她看不清路，在回来的路上撞上了柱子。借着烛光可以看见她额头上起了大包，我觉得这都是我的错。

在那个年代，如果一个政客给他的妻子和孩子开工资的话，人们都会对他翻白眼，因为大家会觉得这是为了避税。但我父

亲乔治·莫莎德这么做应该没有人会质疑：虽然毫无疑问，他是使切斯特动物园成为切斯特动物园的主要推动者，但如果没有其他家庭成员参与的话，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

我的外公托马斯·阿特金森，是湖区的一个山地农场的农场主。他在我父亲的贷款申请被银行拒绝后，向他提供了买下奥科菲尔德所需的私人按揭。我母亲在那偏远的威斯特摩兰郡丘陵地区的生活经历，教会了她如何自给自足，以及一切关于动物饲养等所需要的技能。而这十年的经历让她在二十七岁嫁给我父亲之后，对安排好一大家子的生活这件事无比在行。

莫莎德家族这边，父亲的父亲艾伯特是位苗圃总管，他负责处理一切和动物园里的花园相关的事务。那时他三十岁，是迪兹伯里一处叫作布罗克赫斯特的庄园的首席园丁。他负责照料几英亩范围的区域，那儿有许多不同种类的树和花、一个玻璃暖房、几个防寒温室（冷床）以及一个温室大棚。这些都是那个年代工作在曼彻斯特、住在乡村里，以火车通勤的维多利亚时代富商痴迷的东西。祖父的雇主是威廉·布鲁克班克家族的成员，他是一位业余园艺学家。那个年代，植物学家正在游历世界各地，搜集异域植物，收藏活动在那时风靡一时。随着装载着棉花和糖的货船一道，那些停靠在利物浦码头的货船也带来种子、扦插枝和幼苗，它们都会被养在像布鲁克班克先生家那样的温室里。祖父从那时起，培养起了对高山报春——耳叶报春的热爱。这份热爱延续至他的一生，他不仅到处参

加英国的各种花展比赛，还得了很多奖，甚至最终成了那些比赛的裁判。

我的祖母露西抚养过七个孩子，不过只有四个是亲生的。她和祖父初次见面的时候，他已经是鳏夫了。祖母同样也在动物园服务了许多年。她和祖父结婚的时候三十四岁，是他的第二任妻子。虽然从来没人八卦过，不过，他可能是为了给他第一任妻子所生的三个孩子找个继母才二婚的（他的发妻三十四岁的时候死于癌症）。结果发现，这其实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爷爷是位身材高大的绅士，身高超过六英尺（约 1.83 米），而奶奶的身高最多就到他胸膛的位置。

最后该介绍我的姐姐穆丽尔了，她比我大十岁。我们都叫她穆穆，她一直都很喜爱小动物。十四岁从学校毕业之后，她就成了奥科菲尔德的第一位饲养员。随着动物园慢慢扩大，我们请了一些人来照看动物，穆穆就是仅次于父亲的大总管。

我丈夫弗雷德也是一名重要的角色。他是“二战”结束后来到这里当饲养员的，不过最后却成了工程师，帮我的父亲实现他的白日梦。弗雷德和我父亲特别合拍，因为他们都拥有“无中生有”的能力，而且手脚麻利。我父亲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作懒惰，也从来不曾懒惰过。

至于我，在 1930 年我们刚刚搬到奥科菲尔德的时候，除了添麻烦，我帮不上任何忙。不过当我父亲体会到了营销的价值——一张小女孩和动物的合照瞬间就能融化报纸编辑的

心——我便找到了我的任务。不过，也许直到现在，我才发觉自己最珍贵的价值在于作为记录者，记下这个家族所经历过的起起伏伏、敌友情谊、经济萧条、硝烟战火。而我最终意识到，这一切的经历，都弥足珍贵。

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会同意，乔治·莫莎德是股从来都不能被忽视的力量。那些让人望而却步的困难，在我父亲眼里都是挑战，而挑战对他来说不过是机遇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如果他决定做一件事，他就能做到；如果他自己做不到，他也能说服别人帮他做到。他的魅力能从树上把鸟儿吸引过来，也能吸引动物，当然还有人，尤其是女人们。

八岁那年是他一生的转折点。1902年6月，为了庆祝第二次布尔战争^①结束，我祖父带着乔治（也就是我父亲）和他弟弟史丹利去了曼彻斯特的丽景动物园（Belle Vue Zoo）。刚开始（1836年），那儿还是间附带着小型动物展览的茶室，里面用精致的笼子展示猴子和鹦鹉。那儿离市中心有点远，需要坐马车才能到达，基本上也只有上层社会人士才能（有钱雇马车）去那儿。不过十年之后，火车开进了这个地区，随着源源不断的工人们挤满了曼彻斯特的棉纺厂，情况也就有所不同了。1902年时，丽景动物园标榜自己是“世界的展示窗”。除了动物之外，那儿还有游乐园、一条泥地赛道、不少运动设施和一

① 指1899年10月至1902年5月，英国同荷兰移民后裔布尔人建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为争夺南非领土和资源而进行的一场战争。